

檔名：12-004-0003

請掀開經本，第七百八十頁倒數第四行，我們將經文念一段對對地方。

【善男子。若有眾生。盛年好色。愛著縱逸。五欲自恣。憍慢醉心。】

從這個地方開始。在前面曾經將安樂眾生行這一小段介紹過了，今天我們讀的這一段是利益眾生行。從這個地方我們能夠看出佛菩薩應化在世間，所謂佛教的事業，它的宗旨、目標也就是這兩點：第一，令一切眾生得安樂；第二，叫一切眾生得利益，決定沒有損害一切眾生的。可是講到利益，實在說許多眾生對於利與害他搞不清楚，利害都不能辨別，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惡他當然搞不清楚。能夠辨別利害的人，他一定趨利避害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佛門裡面常常講智慧，什麼是智慧？能夠辨別是非、利害，這個人就有智慧。今天這個經文我們要討論這個事情，看看什麼是利、什麼是害。這個經文裡面有十三句，剛才念的這個是總說，後面還有別說，別說裡頭有十句，總的裡面有三句，合起來一共是有十三句。這個十三句也不過是舉個例子而說，其實利害之事太多太多了，數不盡！舉幾個例子，希望我們能夠從這個地方去體會。一定要做到舉一反三，聞一知十，曉得世出世間哪些對我們真正有利益，哪些沒有利益。

一開端我們看到經文裡面所說的，『盛年』是在年歲最好的時候，在我們一般講二十歲到三十歲，這是在一生當中的黃金時代，最好的時代。在二十歲之前，人之春，拿春夏秋冬來講，春天，最好的時候；二十一歲到四十歲，那是夏天；四十一歲到六十歲是秋

天；六十一歲以後是晚年，那是冬天，就是光景不多了。「盛年」就是指二、三十歲的時候，盛年。在這種年齡，大家覺得什麼是利益？『好色』，你看是『愛著縱逸』，「縱」是縱欲，放逸；『五欲自恣』，「五欲」是財色名食睡，貪圖這些，享受這些，以為是很樂、是很自在，這是利益。大家都是這麼說的，都是這麼想的。其實錯了，真正的錯了。

我也經過這個年代，可是我在這個年代當中都是讀書，也正好學佛，天天往寺廟裡面跑，去聽經，去念佛，去參加法會。我那些同事、長官、同學都說我太迷了，這個人很可惜，迷在佛教裡去了，人生的享受一點都享受不到，都很替我惋惜。其實他們那種生活，我不是不了解，我了解，當時也有很好的同事、朋友來跟我談這些問題。我就告訴他，我說人眼光要放遠一點，不要看得太近，我年輕的時候可以吃苦，吃一點苦頭，不在乎。我的希望是什麼？我也要享樂，也要「五欲自恣」，我也要享樂。我在什麼時候？我在晚年。我說你們享樂，年輕的時候就享掉了，晚年就苦了；我年輕的時候多受點苦，希望老年的時候來享樂。他們搖搖頭，都不大相信。現在我這些老朋友看到我的時候都說，你的路子走對了。我說是，我在二十歲之前不就告訴你了嗎？你不相信有什麼辦法，今天看我悠遊自在。我們把享樂、吃苦的時間顛倒了一下，換了一下，他們的樂老早享完了，現在該受苦了；我那個時候這麼多年都在受苦，現在該享樂了。這是以世間法來說。

人在一生，就是拿世俗來講，命運有最好的五年，也有最壞的五年，凡夫往往是被命運所轉。其實也有很多同修曾經問過我，命運可以轉嗎？可以。難不難？不難。怎麼轉法？只要你心裡頭有主宰就轉了，心裡面沒有主宰就被命運所轉。所以主宰，我一個方向、一個目標，不管在什麼環境裡面，我決定不變更，這就是主宰。

一心一意的念佛、學佛，跟著一個老師，學不成功決定不離開老師。所以選老師，這個也是，俗話講也是命運，可遇不可求，人能遇到一個好老師，那是多生多劫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。我大概過去世還有這麼一點善根、因緣，所以學佛沒有走冤枉路。介紹我入門的是方東美先生，雖然他不是佛教徒，他是到快要走的時候才皈依的，但是他是一個真正有學問的好老師，尤其是對於佛學，他有相當深入的研究。所以晚年，在台大、在輔仁的博士班裡面，統統講的是佛經哲學。他是接引我入門的，介紹我入門的。我入門之後不到一個月，很幸運，就認識了章嘉大師，承蒙他指導我三年，所以我佛學的根本是在他手下奠定的。他老人家過世，我親近台中李老師，跟了他十年，在台中十年就是學教，專門學講經，自己修學的根本是在章嘉大師那裡得到的。所以我學佛沒有走冤枉路，這幾個老師都是大家所公認的一流的善知識。所以學不成決定不離開，決定不捨棄。

成功與否，在此地我要告訴諸位，其實這是我自己親身的體驗，但是還是古大德教導的。世出世間法，無論是求學、是求道，成敗的關鍵是在師資。換句話說，沒有老師，你說能成就的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們從《壇經》裡面看到，永嘉禪師那一段就說得明明白白，如果沒有老師指導、傳授，說你要能夠修行成功，經上講，那是威音王佛前可以，威音王佛以後說是自己自修而成就的，都是天然外道。換句話說，決定不可能的。所以六祖能大師還要親近五祖，五祖給他印證。永嘉大師在六祖道場只住一晚，叫一宿覺，他只住一晚，一晚就行了。所以他的老師教他多少天？一天，教他一天，第二天他就走了。他本來一晚都不住，他在六祖大師那裡，六祖給他一印證，他馬上就要走。六祖說你走得那麼快幹什麼？住一晚上，明天再走。所以稱為一宿覺，他是永嘉玄覺禪師，叫一宿

覺。這是一日為師，他是指點你的路，給你印證。所以說是沒有老師傳授的決定不能成就，這是我們自己一定要認識。

親近一個真正的善知識，善知識親近他的人多，為什麼有的人有成就，有的人沒有成就？這個關鍵在哪裡？絕不是聰明智慧，某人聰明、根利，某人很愚笨。其實不然，這個不能說沒有關係，不是第一因素，那是第二、第三因素。第一因素是什麼？在誠、敬。所以印祖，你看在《文鈔》裡頭常說，有人請教他老人家，問學佛有沒有祕訣，就是很快就能成就的。哪個人不圖快？現在一般人就是因為有這個心理，希望快快成就，希望不要吃苦頭，自己就能夠得道，就能夠開悟。於是乎妖魔鬼怪就現身欺騙你，變現一點神通，變一點魔術給你看看，你就相信了。其實都是一些騙人的把戲，不足以為道的。印祖說得很好，他說有，祕訣是什麼？誠敬二字，就是至誠恭敬，學生對老師有一分誠敬就得一分利益，有十分誠敬就得十分利益。對於老師沒有恭敬心，那你就未必在那裡住，住了沒用處，住一輩子也得不到東西。所以成就與否，與自己的誠敬心成正比例。

所以我們在佛門裡很多語錄、傳記裡面往往看到，有參學的人見到祖師大德，一番談話之後，他就指點他，你的因緣不在我這個地方，在某某地方，你到那個地方去。果然到那裡去不久，他就證果了，他就開悟了。既然這個善知識有這麼大的神通，能夠指他開悟之路，那為什麼在他這裡沒有因緣？傳記裡面所記載的簡單，談話絕對不是就這麼幾句話。像我們初見面的，一定問你，你貴姓？你叫什麼名字？你學佛多少年？曾經看了些什麼經？有沒有聽講過？總是問一大堆。親近哪些善知識？你最景仰的是哪一位？必定會問這些。所以不是善知識有神通，一問之後，看看他的確是個法器，能成就，他對某人最景仰，那就直截了當告訴他，你的因緣不在

我這裡，你要到你最佩服的那個人到他會下去，你才会有成就。指點是這麼個指點法的，不是隨便指點的。所以對於某一位善知識他有十分恭敬，他到那個地方他會有十分的成就。他在我這裡只有三、四分恭敬，換句話說，他只能成就三、四分，我要把他收留了對不起他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善知識對於學生沒有不愛護的，沒有不希望他成就的，總是盡心盡力幫助他成就，因緣實在不在此地，一定要介紹、推薦，使他有圓滿的成就。這是我們求老師，我們求老師是這樣求法的。

既然你是十分恭敬這個善知識，從什麼地方表現？那就是百分之百的順從，老師怎麼教就怎麼做法。像我在台中親近李老師的時候，一進老師的門，首先給我開示的，就是從此之後只能聽他一個人講經說法，不准聽第二個人的，這老師交代的，我們要能夠做；非經過他許可的，任何經典都不可以看，我們要想看什麼經，一定要報告老師，老師看了同意，這個你可以看，才行。如果你要不聽話，那就是普通的學生，像一般來聽經的，老師對你不負責任。老師為什麼要這麼專制？有他的道理。學生像一塊材料，老師是什麼？像雕刻的專家，他要把你雕刻成一個什麼樣子，你得要聽他的話，他要隨心所欲，他才能夠雕塑得出來，你要不聽話他就沒有辦法。所以老師對學生要負絕對的責任，要負責任，學生要絕對服從，這樣叫師資道合，才能成功。老師也歡喜，學生有成就。

現在難了，縱然有這個老師，沒有學生。所以我過去每次去見李老師都勸他老人家，現在佛法衰了，弘法人沒有了，希望他趕快培養一些學生。我想我大概總講了二、三十遍，他聽得也煩了，到最後有一次跟我說，是，你替我找學生來。我從此以後不敢開口，為什麼？我找不到，我到哪裡去找一個百分之百服從老師的人？找不到。現在的學生不聽話，意見多多，不肯順從，好老師找不到學

生。所以說是學生找一個好老師不容易，好老師找學生更難！看到師資道合，那是無限的感慨。這是求學，我在此地貢獻給諸位，我自己有這麼一點點小小的成就，就是得力於對老師的誠敬。

自己成就之後，我們在外面弘法，弘法講因緣。這個因緣看什麼？看那個地方的信眾，第一個對法門，第二個對我本人，他有幾分誠敬之心。而且這個誠敬不能在表面上，表面上誠敬沒有用處的，那個力量很薄弱。如果這個地方的信眾對於我們所主張的這個法門，譬如說我今天無論是在哪個地方，我所提倡的兩部經，這一部《華嚴》，跟一部《彌陀經》，專修淨土，他要樂意了，肯跟我在一起專修淨土，這是第一個條件符合。第二個條件，他對我很有信心，對我很尊敬（其實並不是我要他對我恭敬，這個就沒有意義），他對我有恭敬，他能得到好處。

說實在話，善說不如善聽，這裡頭有恭敬心。佛經裡面有個故事，說有一個年輕的比丘，喜歡開玩笑，碰到一個老比丘，那個老比丘就求這個年輕的，他說我很想證阿羅漢果，不知道怎麼修法？年輕比丘就跟他開玩笑，這個不難，容易。他說那要怎麼樣？你先好好的辦一桌好菜來供養我。那個老比丘真的把自己的衣單都賣掉了，賣了錢真的辦些好菜來供養他。供養了之後，他說那你現在可以傳法給我了。這個年輕比丘哪有什麼法？沒有法，他就告訴他，你蹲到那個牆角下，眼睛閉上，他拿個球在他頭上打了一下，好，你證須陀洹果了。那個老比丘被打了一下之後，起來給他磕頭禮拜。好，再換一個牆角，再打他一下，你證斯陀含了。四個牆角打了，你證阿羅漢了。這個老比丘歡喜得不得了，給他磕頭頂禮膜拜。結果他說我跟你開玩笑的。他說不是開玩笑，我真證阿羅漢。那個年輕的比丘慚愧得不得了。他為什麼會證？他有十分誠敬之心。所以說，善說不如善學。

你有十分誠敬，你真正有成就，老師不行，學生行，所謂是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古時候人常說，聽說有狀元的學生，沒聽說有狀元老師，就是這麼個道理。問題就在我們學的人，對這個老師，對這個法門，有幾分信心，有幾分誠敬心，問題在這個地方。所以弘法利生、選擇道場要看這個。如果這個道場裡面的信眾都是一心一德，同修一個法門，而且對於老師能夠尊師重道，能夠認真的修學，這是一個非常殊勝的道場，這個道場裡頭決定有成就。所以這是成功之後弘法，你怎麼樣選擇道場，你到外面去，哪個地方與你有緣，你一看，這就是有緣。一個是求學，一個是弘化，都是在誠與敬上。

上面說的這幾句，世間人以為這是利益，以為這是好事，『憍慢醉心』，醉心於前面所講的這些事。所講的這幾句裡面意思非常之廣，諸位要明白這一點。「好色」，不只男女之色，凡是對於一切法生貪愛染著之心，都包括在這兩個字裡頭。乃至於佛法，我世間法不好了，喜歡佛法，對佛法起了貪心，還是糟糕，還是墮落在這個裡面。譬如有人學了佛法，貢高我慢，那也就是「憍慢醉心」，他不貪世間法，貪佛法。佛法是教你斷貪心的，不是教你換對象的。他沒有斷貪心，他換了對象，把世間法換成佛法，貪心還是一樣的，這是大錯特錯。所以佛法也不能貪。菩薩怎麼做法？看看菩薩如何來教他，教他真正的利益。所以前面這是害，不是利，世間人把害當作利，把真正的利益當作害，利害都分不清楚，都顛倒了，這叫愚痴。

【我為示現老病死相。令生恐怖。捨離諸惡。永斷無明。離生死怖。】

菩薩為他現相，現什麼相？現無常的相，使這個人正在得意的時候能夠幫助他提高警覺。這一點很重要，如果能常常想到死到臨

頭，他所有念頭都毀了。所以我在年輕剛剛學佛的時候，我每天看報紙，但是我看的跟別人不一樣，別人看新聞內容什麼東西，我每天看訃文，報紙一打開我先看訃文，這麼多人走了，天天都有這麼多人走了，看看哪一天輪到我了，我看這個。看這個為什麼？提高自己的警覺。所以印祖過去常說，念佛人應該把死字貼在額頭，常常想到我要死了，這個時候你不念佛你到什麼時候念佛？也許你要問，菩薩沒示現這個相給我看！那你就大錯特錯了。像我剛才說的，每天報紙登的訃文，就是菩薩示現給你看的，可惜你不警覺。每天醫院裡面、殯儀館那些，都是菩薩示現給你看的，你要覺悟！你不能說那些事情於我不相干，那你就是迷惑顛倒。那些都是諸佛菩薩在那裡示現給我看的，都是來度我的。

如果我們對於生死大事還不清楚的話，應當生恐怖之心，世間沒有另外一樁事情比這個更嚴重了。生死事大，時時刻刻提高警覺。無始劫以來生生世世，我們這個問題沒解決，這一生遇到了佛法就應該解決這個問題，如果這一生再得不到解決，我們這一生又空過了。空過不要緊，來生我們繼續再幹。沒錯，是有來生，來生不見得得人身，得到人身不見得遇到佛法，這是真的。如果這一生惡業做多了，來生到三惡道去了，聞不到佛法；如果這一生修的福報大，來生在人天享大福報，也聞不到佛法。我們看到許多這些豪富大貴的人家，都是前生在佛門修的福，現在佛門連進也不進來。他福報享完了之後，他過去生中造的惡業又現前，必墮三惡道。

真的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所以應當『捨離諸惡，永斷無明』。這兩句話我們用最粗淺的話來說，「諸惡」無過於貪瞋。順自己的意思起貪心，貪愛，這是惡；不順自己的意思起瞋恚心，這是惡，大惡。「無明」就是愚痴，就是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惡，甚至於利害，都辨別不清楚，都顛倒了，這是無明。我們在順境裡面不



起貪心，逆境裡面不起瞋恚心，一切境界了了分明，如如不動，這就是斷無明的方法，這樣才能夠『離生死怖』，這個生死恐怖才能夠遠離。生死能不能真正離？能。問題就是你肯不肯修學，你願不願意修學？必須要曉得人生苦短。你要想真正成就，我要告訴諸位，首先要突破命運的主宰。如果你的命找個人給你看個八字，算算命、看看相，要算得很準的話，那你就好可憐。為什麼？你被命運控制住了，你沒能夠超越，這個太可憐了。所以你要有能力突破，他算算不準，看也看不準，要有本事突破，這是了生死的第一步。連個命運都不能夠超出的話，那生死如何能夠超越得了？

要想擺脫命運的主宰，沒有別的，就是修定、修慧。我們念佛，一句彌陀定慧都有，定慧具足。一句彌陀念得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是慧，應用在一切事物沒有一樁不是了了分明；念這句佛號一切妄念不起就是定，就是禪定，就是一心不亂，心裡只有這一念，沒有別的念頭，才起一個念頭，馬上換成阿彌陀佛，所以這是定，定慧等學。從初發心到無上道就是一句名號，所以八萬四千法門，這個法門最為殊勝，道理就在此地。這是給諸位略說，細說說不盡，這裡頭太奧妙了。《華嚴經》主修的法門就是念佛，善財童子修什麼法門？念阿彌陀佛。他五十三參到處參訪不是善知識給他說了很多法門嗎？對的，那叫歷事練心，那就是修行。什麼法門都接觸、都聽、都看，看得清楚、聽得明白，增長智慧，自己怎麼樣？如如不動，還是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，一心不亂，他是定慧雙修。他修行的原理，就是《金剛經》上的兩句話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他參訪樣樣清楚，但是他不著相，不著相是禪，內裡頭不動心，一句彌陀念到底，絕對不受你的影響，這是定，這是修一心不亂。所以每參訪一位善知識，他的定慧就升了一級，從圓教初住，到這個地方是第七地，一次一次提升，現在善財童子是七地菩薩。到最

後他成佛了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他成佛了。所以我們在《華嚴經》，釋迦牟尼佛講經，《華嚴》是第一部，第一部我們看到善財童子一生肉身成佛，給我們示現一個榜樣，做一個樣子。他能做得到，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，你要懂得他的妙訣，知道他怎麼個修法的。菩薩示現這些，就是教他得真正的利益。

【復為稱歎種種善根。令其修習。】

除了示現這些之外，提醒他的警覺，警覺之後又要教給他修學。所以對於他的善根要讚歎，同時要教給他『修』，要教給他『習』，「習」是實習，「修」是修正，你有錯誤了，把它修正過來；習是應用在生活當中，把它變成我們日常的生活，天天練習，要把它變成自己的生活。修的是什麼？拿前面這個經文來說，好色是病，修正過來；愛著縱逸，這四個字都是病，愛是病，著相也是病，縱欲也是病，放逸也是病，都是病；驕傲是病，慢也是病，醉心更是病，醉心就是心迷惑顛倒，這些都是病，要把這些病修正過來。所以正心誠意用在我們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之處，這叫習，修習。

下面舉十個例子，這十個例子立刻要修正過來，不能叫這個毛病延續，所以修正得愈快愈好。古人常說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念起不怕，念就是前面講的惡念，這個惡念起來不怕。為什麼？無始劫以來的生死習氣哪裡說是一下能斷得了的？你要能斷掉了你就是佛菩薩，你不是凡夫，凡夫必定是一天到晚起惡念，這是必然的現象。要緊的是要覺得快，所謂覺得快就是轉變得快，念頭一起「阿彌陀佛」，馬上轉成阿彌陀佛，用這個方法。這個方法是文殊菩薩教善財童子的。如果你說這個方法是老太婆修學的，好像沒學問、沒智慧下愚人學的，咱們問一問，文殊菩薩下愚嗎？沒有學問嗎？大家要曉得，文殊智慧第一！文殊菩薩修什麼法門成佛的？念阿彌陀佛成佛的。所以對於最得意的學生，教他這個法門。所以最

得意就是什麼？百分之百聽話的，就教他這個法門，他很快，一生就成佛了。對於誠敬心不具足的，對於文殊菩薩信心大概只有個八成、九成，不圓滿，恭敬心也不圓滿，菩薩就教給他其他的法門，拐彎抹角，到最後還是會走到，那都要走一些冤枉路。所以這個法門是教最清淨的學生，才傳授的。

我們如果明白這個道理，自己一定要非常的珍惜，聞到這個法門實實在在不容易。我自己學佛三十四年，我在講台上講經講了二十七年，我自己所得的就是一句阿彌陀佛，全程肯定，我一絲毫都不懷疑，我相信我這一生決定生淨土，我很有把握。所以我生活非常自在，誰給我的？阿彌陀佛給我的。所以我今天介紹給諸位，我學這個法門要沒有得到好處，我不會這麼樣告訴你。我已經得到好處，我告訴你，你不相信，那你另外學別的，你走那個冤枉路。我告訴你是最直捷的、最近的一條道路，你不走，你搞別的，那我也肯幫你忙，我也肯幫助你，八萬四千法門，哪個法門都好，到後來都達到同樣一個目的地，就是有人到得快，有人到得慢。我這個路是最直捷的、最近的一條路，最快速的一條路。請看下面經文：

【為慳吝者讚歎布施。】

這是第一句。『慳吝』是毛病，我們清淨心裡頭找不到「慳吝」。實際上慳吝也在貪的裡面，通常我們講貪慳，慳吝是自己有的捨不得放下，講貪是自己沒有的希望得到，這是貪心。這是無量無邊煩惱的根本，只要有這兩種心，你的煩惱就斷不了。所以你要想斷煩惱，善學的人從根本修，這是根本。底下講的十個病都是根本大病，但是十個病裡頭是以這個最嚴重，這個病要是拔掉了，其餘那九個都沒有了，所以這個病最重。哪個人沒有貪心？不但三界之內的個個有貪心，三界之外的，沒有見性的，二乘、權教菩薩還是有貪心。只要有貪心在，他就不能了生死。三界之內，就是貪圖三

界之內的，我們講三有、二十五有，你就沒有辦法超越生死輪迴。我們念佛人如果對於世間法還有貪心、有貪愛，你不能往生。為什麼？娑婆世界的緣沒有斷，西方世界縱成就了，這個緣沒斷，沒有了，去不成。不是阿彌陀佛不肯來接你，是你此地放不下、捨不得，那就沒法子。所以你一定要能放下、要能看破，你才能往生佛國。

你自己真正想得自在，不看破、不放下，決定得不到的。你要明白這個道理，譬如說你有苦，這幾天很不自在，你坐下來好好想一想，你那個苦在哪裡？去找。苦在哪裡？臉上滿臉的愁眉苦相，對著鏡子照一照，哪個細胞裡頭有苦？去找。結果找得到嗎？找不到。好，你說心裡，你再去找找心，連心在哪裡都找不到。你看《楞嚴經》，阿難尊者七處找心，結果被釋迦牟尼佛一個一個都駁倒了，心也沒有。《金剛經》上說得更明白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你哪個心裡有苦？你哪個地方有煩惱？自己認真一回頭，回光一返照，覓煩惱了不可得，沒有。煩惱不可得，苦也不可得，生死也不可得，你不自在誰自在？迷惑顛倒裡頭起的幻覺，不是真實法，迷裡面產生的，悟裡頭沒有這個事情。

所以『讚歎布施』，「布施」就是放下，布施是捨，你就放下了。此地，很多同修們一看到布施，大概是要拿一點錢去供養、去做善事，這是雞毛蒜皮，不管用。要把什麼布施掉？把妄想布施掉，把貪瞋痴慢布施掉，把生死布施掉，把六道輪迴布施掉，這個多自在，沒這個事情。所以要把這些東西布施、放下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布施個幾文錢，那算什麼？不能解決問題。把貪瞋痴慢給布施掉，把它捨掉，這才是大益，真正的利益。為什麼經論裡面講布施供養先要講財？這個裡頭也有道理，愚痴的人、貪著的人財難捨，所以古人有所謂要錢不要命，把錢看得比命還重要的，真有，真有

這種人。甚至於他到年歲老了，他曉得不久要死了，怎麼辦？天天在那裡燒紙錢，為自己準備著。這個意思很簡單，我死了以後做鬼，做鬼怕沒有錢用，兒孫不孝，不燒紙錢，我現在多燒一點，準備我做了鬼做個大富鬼，不要做窮鬼。都叫打妄想，燒那麼多紙錢，結果被陰曹地府的國庫沒收去了，等到他死了，一文也拿不到，妄想，實實在在是妄想。

所以有財，我們財存在哪裡？存在什麼地方最可靠？我告訴諸位，存在法界裡頭最可靠，銀行會倒閉，法界不會倒閉。存在法界裡面就是叫你要做功德，怎麼做法？利益眾生。我命裡頭有這個財，財來了，財來了我不享受，我給大家去享受去，給一切眾生去享受去，這個叫布施，這個叫放下。可是放下，心裡不要起個念頭，我現在布施，將來我有好多的回報，佛法裡面講「捨一得萬報」就是這種修法。是不是真得萬報？不止萬報，不止，但是你不能夠有希求的心，我今天布施為了將來要得大福報，那你所得到的有限。會不會有福報？有，得到的有限。為什麼會有限？因為你心裡頭有界限，境隨心轉。你不求果報，心清淨、平等的，心沒有界限。心沒有界限，這個心跟虛空法界一樣大，所以隨你布施一文錢、布施一塊錢，那個功德是盡虛空遍法界的。如果心裡一有界限，我將來要得，有個我，馬上就有我執，就有界限，一有界限將來福報就有限量，再大都有限量。

世間福報最大的無過於帝王，你看古時候的帝王他能傳十幾代、傳二十幾代，他能享國幾百年，沒有修那麼多福報不可能得到的。但是享得盡，周朝在我們中國歷史最長的，八百年，它還是享得盡。羅馬一千年，也享得盡，沒有享不盡的。只有清淨心，不求果報的布施，那個福報是無有窮盡，它跟法界一樣，跟法性一樣。所以修行常說要稱性起修，全修即性，一定要懂得這個原理。所以首

先叫你放下，放下的前提是看破。你為什麼不能放下？因為你沒看破，看破了的人沒有不肯放下的。看破是學問，放下是功夫。所以這個學問，不在乎你念了多少書，你拿了多少個學位，不在這個，學問是在看破，功夫是在放下。這是修正我們第一個大病。第二：

【為破戒者稱揚淨戒。】

戒律在佛經裡面非常的重要，而且分量非常的可觀。佛法可以說分為三大類：經、律、論，它佔一類。這個經典也是浩如煙海，分量非常之多，而且這個裡面境界更是高下不同。它的內容、精神一句話可以說盡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這個就是戒律。律藏那麼多，所講的不過就是這八個字而已。為什麼佛說這麼多？就是給我們辨別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。善惡的確不容易辨別，符合戒律標準的是善，與戒律相違背的是惡。諸惡莫作是小乘戒，就是自律的；眾善奉行是大乘戒，是菩薩戒。所以自律宗旨是修清淨心，你一切惡不做，你的心自然清淨，這是對自己；對別人是要修我們的大慈悲心，那你一定要行善，你這個慈悲才有具體的表現。否則的話，我一樣好事都不做，我說我修大慈大悲，這是自欺欺人，沒有這個道理。所以對別人要大慈大悲，要眾善奉行，對自己要諸惡莫作，修自己的清淨心。而且修的時候兩者同時修，這叫菩薩道，叫菩薩行。

所以戒律有那麼多，就是佛教給我們，從我們初發心一直到等覺菩薩，位次不相等，每一個階段有每一個階段的戒律，不相同的。雖然名目相同，譬如說不殺生，我們剛剛一學佛就學不殺生，等覺菩薩還持不殺生的戒。但是等覺菩薩那個不殺生跟我們所持的這個不殺生，境界不相同，理論依據也不相同，方法也不相同。這個譬如學校科目，科目裡頭有國文，初中一年級有國文，二年級有國文，三年級有國文，高中也有國文，大學也有國文，統統都有國文

，內容、程度不一樣。所以諸位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，在某一個階段戒律是怎樣來持，如何是不犯，每一條戒律都有開遮持犯，一定要明瞭。

戒律是學佛的大根大本，現在學佛的同修把這個疏忽掉了，所以千萬人學佛，難得有一、二個人成就。這一、二個人成就還是講念佛的，還不說別的，別的成就，我一個沒聽說過。為什麼原因？就是不持戒。所以古德一直教給我們持戒念佛。但是現在又有困難，一講戒律大家跑掉了，沒人來學佛了。我們今天在講經，經好聽，大家都來了。我今天在講戒，人家都跑掉了，為什麼？聽你在罵人，罵得我身心難過，算了，我去看電影去，你就不會來了。所以現在出家人也隨緣，不講戒了。不但平常不講戒，受戒的時候也不講戒，不講戒那個戒怎麼受法，我不懂。

佛菩薩慈悲，看到這種情形，所以你看印祖（這是再來人，印光大師大家曉得他是大勢至菩薩再來的），他因為看到目前這個情形，大家都疏忽了戒律，所以他老人家特別提出三本書，讓我們自己自修。這三本書代替戒律，非常的重要。第一種就是《了凡四訓》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一定要熟讀，從《了凡四訓》那個地方，你可以能啟發信心，信因果報應，相信因果報應，知道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一定要斷惡修善才能有成就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是啟發我們信心的，建立信心的，拿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心理建設的第一個階段，然後他老人家教給我們《太上感應篇》。《太上感應篇》是道教的，印光大師一生提倡，另外一本書就是《安士全書》。《安士全書》前面一半是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，也是一個詳細的註解。

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也是道教的，他老人家拿這個東西，因為「陰騭文」與《感應篇》完全講因果報應，拿這個東西來代替戒律。如果我們依這兩樣東西來修學，來斷惡修善，以這個來做善惡標準，

就是持戒。

所以他老人家把這三樣書，在他一生當中，我概略的給它估計了一下，他至少印了三百萬冊。我是一九七七年在香港講經，偶然的一個機會，在中華佛教圖書館看到印光法師弘化社出版的書，我把它後頭翻了一翻，那個版權頁，一看，都印了幾十版，每一版都是印的五千冊以上，多的時候五萬冊，這使我吃了一驚。我回頭一想，老法師一生印經不少，但是這三種書可以說在他印書總的數量裡面幾乎佔一半，這一定有道理，沒有道理他不會這麼大量的去印。他是挽救末法時期的眾生，大家不講戒律，所以特別提倡這個法門。我回台之後我也印，好像我印了有五萬冊。而且我在台北跟高雄都講過，講過好幾次，我講過《了凡四訓》，講過《陰騭文》，講過《感應篇》。當時我講這些東西的時候是在中國佛教會大專講座，那個時候大專講座人數最多的時候，曾經到八百人的樣子。講這個，曾經有一個法師質問我，他說你這麼多年來，經講得不錯，你為什麼不講佛經，講外道？我說我沒有講外道，我不承認我講外道的東西。最後他指出來了，《感應篇》這個不是佛經。我說你說這個，我就請教他一句話，我說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這首偈是不是佛教的法印？他說是，沒錯。我說那就好了，我說這個書是我們佛教的法印，蓋大印，蓋上去了，蓋上去就是佛教，你去看看《感應篇》裡頭，是不是講的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？他臉紅了，調頭就走了。

諸位一定要明瞭，雖然不是佛說的，不是菩薩說的，外道說的，可是他講的宗旨跟佛教完全相符合，就是佛教的東西。佛教不排外，不跟人劃界限，他跟我們劃界限，我們不跟他劃界限，我們包含他，他不包含我們，我們比他大。所以要曉得，印祖選的這些道教的東西都符合佛教的宗旨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



，那就是佛教。所以我們用這三部書代替戒律，這三部書都是中國人寫的，雖然是文言文，是很淺的文言文，而且裡頭引用的故事非常多，很能夠警惕我們自己，諸位放在案頭常常看。我們這幾種書，這些年來不斷的在印，現在都送得差不多了，最近我又印了，最近《安士全書》又印了。所以這是『稱揚淨戒』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們千萬不能夠疏忽。第三句說：

【有瞋害者令行慈忍。】

這就是瞋恚心重的人，這個業障也是很大，因為瞋恚是地獄的業因，我們一定要警覺，常常喜歡發脾氣絕對不是好事情，到臨命終時再發一次脾氣就入地獄了，這個不得了！所以一定要修忍辱。貪愛是餓鬼道的業因，瞋恚是地獄道的業因，愚痴是畜生道的業因，所以貪瞋痴是三惡道的業因，能斷貪瞋痴就不墮三惡道。所以對於惡人，極惡之人，也不能有瞋恚心，也不可以有瞋恚心，一定要慈悲幫助他回頭，幫助他改過自新。如果機緣沒成熟，慢慢的等待，不要著急，總有回頭的一天，我們對人一定要有這樣的信心。

所以遇到瞋恚心重的人，這真有，不是沒有，我過去有一個同事，他的嫉妒、瞋恚很重，他階級雖然高，跟我是好朋友。那時候我初學佛不久，他就常常來跟我講，他就說老弟，我的瞋恚心實在太重，喜歡發脾氣，而且記仇，哪個人得罪他，多少年他都不會忘記。他自己曉得，這也很難得，曉得這是大病。他受持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念得之熟，他親自背給我聽，從頭到尾一遍背下來，十三分鐘。他念了三十多年，還是這麼大的脾氣，還是這樣惡的習氣，真是沒有法子。但是知道，這也是他自性當中一念覺悟，他還曉得。曉得，換句話說，就有改過的機會，就怕他不曉得。脾氣一發，發完之後，曉得，就後悔。這好，常常後悔，對他有絕大的好處。所以對於這樣的人，我們要教他修慈心、修忍辱，對待一切眾

生要慈悲，對待一切不如意的事情要能夠忍耐。忍耐是功德，這是頭一個要修學的。為什麼？不能忍就不能得定。所以忍辱波羅蜜是禪定波羅蜜的前方便，就是預備功夫。我們對什麼事情不能忍，你的定怎麼能修得成？你念佛怎麼能得一心不亂？所以凡事能忍才能得一心，才能夠成就禪定。所以一定要修慈悲。

【若懈怠者令起精進。】

『懈怠』也是大病，這個雖然不是外來的，偷懶，每個人都有，都有這個毛病，這個要『精進』，「精進」就是方法。方法無量無邊，自己要曉得對治，就是自己知道我自己有懈怠懶惰的病，懶病。勤奮不會死人的，你聽到哪個說勤勞而死？有沒有聽說過？只聽到「懶死了」，懶會死人，懶惰會死的，勤奮不會死的。所以你要用方法對治，這條很重要。而且對治，每個人不一樣，每個人的習氣不相同。所以對我有效，對你不見得有效；對你有效，對他不見得有效。自己一定要曉得什麼方法對自己最有效，要選擇方法。

從前寺院裡面，那就是陶冶人的一個道場，真正能成就人，他對於精進警策非常重視，所以大家在一塊修行就是依眾靠眾，自己一個人會懈怠懶惰，大家在一起就不好意思了。所以寺院裡面在一塊住，沒有說一個人一個房間的，一個人一個房間都會懶死了。為什麼？他有隱蔽，人家看不見。所以寺院裡面統統是廣單，通舖，就跟軍隊一樣，他就沒有法子，處處要守規矩，你不守規矩個個人都看到。所以今日之下我們想辦個佛學院，學生一個人一個房間，這個佛學院充其量他對於經教，他能夠學到一點，對於行門的功夫，講定與慧，完全不相干，只是在教上學一點皮毛而已，沒有用處。換句話說，佛學院必須要住通舖，要住廣單，才能成就人。他不願意來的，那就不要來，我們這是為道、修道的，不是來貪圖享受的，貪圖享受到別的地方去，真正想修道的到此地來，這是我們要

明瞭的。

居士們發心更要注意，法師真是難得，我們要好好好的供養。供養他舒舒服服的，把那個道心都供養跑掉了，到最後都把他供到阿鼻地獄去了，你有什麼功德？現在真是如此，好些發心的年輕法師一個個都墮落了。怎麼墮落的？居士幫助他墮落的，把他供養供墮落的。看到他吃的也不好，不行，趕緊去買一點補的、好的給他吃；看他穿的不行，多做幾件好衣服給他；睡的這個地方太硬了，又要給他加點軟墊子，結果都把他墊到阿鼻地獄去了，一定要有警覺。出家人睡的床鋪就是睡硬板凳，睡得太舒服就貪睡了，就不願意起來了。睡得很不舒服，實在沒有辦法，睡一下，是不是？警覺一起來，他馬上自己就爬起來，為什麼？睡得不舒服，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。所以有些居士覺得很不忍心，他是不忍心他成佛，希望他快墮地獄，這個就是利害、是非不能辨別。我們一定要明瞭，曉得自己的病根在什麼地方。

我自己也很懶惰，你看看多少人要我寫書，我從來一篇文章都不寫。為什麼？懶！過去教育部給我出版的那一次講演的，那是他請我在中山堂講的，我也沒有講稿，他們替我記錄下來的，我看了還不錯。如果常常要有人記錄的話，那我今天的著作比我人還要高了。我對治這個毛病是怎麼個對治法？就是上講台，上講台就不懶惰了。欺騙老師很容易，我從小還有這點聰明，所以不念書。遇到考試，之前十分鐘，書趕快翻一翻、看一看，馬上去考試，決定及格，所以就不念書了，有個強記的能力。但是三天就忘掉了，又還給老師了，所以很能騙老師。但是上了講台，這麼多眼睛在此地，騙不過了，所以就要很認真充分的去準備。

最初出來講經的時候，講一個小時要預備二十個小時，所以不能偷懶。那是一個星期講一次。到後來講熟了，講一個鐘點，只要

三、五個鐘點去準備就可以。怎麼辦？一個星期要想辦法講三次，逼著自己不能懈怠。所以一定要想方法逼自己。所以有很多人說我喜歡講經，不是的，不是喜歡講經，治病。我有病，治病，不是喜歡講經，是治病。所以我過去曾經說過，我說因為不會講，學講；如果會講，我就不講了。會講，何必要講？會講，人家請我，我還未必講；不會講，我要找著講，找機會去講。對治自己懈怠最有效的方法，逼著自己不能不看經，不能不蒐集資料，不能不做充分的準備。所以說自己的病，懈怠病，自己曉得，哪個方法對治有效，自己也曉得，你一定要用最有效的方法堅持到底，把這個毛病改過來，這樣才能夠成功。這個十波羅蜜講到這個地方講了四條，後面還有六條，也就是六句，今天時間不夠，我們鐘點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這個十條就是十度，十度就是十波羅蜜，就是要對治我們十種病根的。